

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

濬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尚品 梁守威

濬儀王氏

濬儀王氏，士人也。其母葬，女婿裴郎飲酒醉，入塚臥棺後，家人不知，遂掩壙。後經數日不見裴郎，家誣為王氏所殺，遂相訟。王氏實無此，舉家思慮。葬日恐在壙中，遂開壙得之，氣息奄奄，以粥灌之，數日平復。說雲，初葬之夕，酒向醒，無由得出。舉目竊視，見人無數，文柏為堂，宅宇甚麗。王氏先亡長幼皆集，眾鬼見裴郎甚驚，其間一鬼曰：「何不殺之？」妻母云：「小女幼稚仰此，奈何欲殺？」苦爭得免。既見長筵美饌，歌樂歡洽。俄聞云：「喚裴郎。」某懼不敢起。又聞群婢連臂踏歌，詞曰：「柏堂新成樂未央，回來回去繞裴郎。」有一婢名穠華，以紙燭燒其鼻准成瘡，痛不可忍，遂起遍拜，諸鬼等頻命裴郎歌舞。饑請食，妻母云：「鬼食不堪。」命取瓶中食與之，如此數夜。奴婢皆是明器，不復有本形象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章仇兼瓊

唐天寶中，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，數載入朝。蜀川有張夜叉者，狀如狂人，而言事多中。兼瓊將行，呼而問之，夜叉云：「大使若住蜀，有無涯之壽。若必入朝，不見其吉。」兼瓊初甚惶懼，久之曰：「安有是耶？」遂行。至漢州，入驛，墮馬身死，獨心上微煖。彭州刺史李先，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罨藥兼起居。洛陽去漢州五十里，奉命便行。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，忽然顛倒而卒。後兼瓊乃蘇，雲地下所由，以馬尉見。馬氏亦死，便至其家，家人驚異，云：「適爾奉命，還何處也？」不言，視天太息。其妻再問：「儂從何在？又不把笏，何也？」馬殊不言。遽揮使去，因流涕言：「已代章仇大使死。適於地下苦論，地下所由並為他無如之何？自念到官日淺，遠客孤弱，故還取別。」舉言悲號，又謂其妻曰：「無苦，我代其死，彼亦當有深恤。無憂不得還鄉。但便爾倉卒，死生永隔，以此為恨耳！」言訖不見。子等初猶恍然疑之，尋見床舁屍還。兼瓊翌日還成都，賻馬氏錢五百萬，敕彭州賻五百萬，兼還四年秩祿云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李林甫

唐李林甫為相既久，自以為陰禍且多，天下頗怨望，有鬼災，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。後得一術士曰：「相國豪貴久矣，積怨者亦多矣。為禍之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雖然，庶可免者，朝夕之禍也。」林甫曰：「若之何？」術士曰：「可於長安市，求一善射者以備之。」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焉。自云嘗廂軍伍間，以善射稱，近為病，他無所知。林甫即資其衣食，月計以給。後一夕，林甫會宴於庭，燕趙翼侍。度曲未終，忽然中絕。善射者異而聽之，無聞矣。乃默籌曰：「夜未闌，忽如是，非有他耶？抑術士之言耶？」乃執弓矢，踰垣以入伺之。忽見垣之南，有一物墮而下，又一人逾來，善射者一發中之，乃驚去。因至林甫長樂之地，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嚀其喉，屹而不得翻其袖，寂寂然若木偶狀者。因視垣南墮下之物，即一囊而結者。解其中，有數百簽，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。於是名呼，一一而應。遂宴飲如初。其明日，術士來，且賀：「以賴此人，不然幾為所禍。乃負冤而死者也。明公久專機要，積戾萬狀。自茲十稔，乃非吾之所知。」其後林甫籍沒，果期十年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陳希烈

陳希烈為相，家有鬼焉。或詠詩，或歌呼，聲甚微細激切，而歷歷可聽。家人問之曰：「汝何人而在此？」鬼曰：「吾此中戲游，游畢當去。」或索衣服，或求飲食，得之即去，不得即罵。如此數朝，後忽談經史，鬼甚博覽。家人呼希烈姪婿司直季履濟命與鬼談，謂履濟曰：「吾因行，固於此戲，聞君特論，今日豁然。有事當去，君好住。」因去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楊國忠

唐天寶中，楊國忠，權勢薰灼，朝廷無比。忽有一婦人詣宅請見，閹人拒之，婦人大叫曰：「我有大事，要見楊公，爾何阻我！若不見我，當令火發。盡焚楊公之宅！」閹人懼，告國忠。國忠見之，婦人謂國忠曰：「公為相國，何不知否泰之道？恥公位極人臣，又聯國戚，名動區宇，亦已久矣。奢縱不節，德義不修，而壅塞賢路，諂媚君上，又亦久矣。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，不以社稷為意，賢與愚不能別。但納賄於門者，爵而祿之。大才大德之士，伏於林泉，曾不一顧。以恩付兵柄，以愛使牧民。噫！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！」國忠大怒，問婦人曰：「自何來？何造次觸犯宰相，不懼死罪也？」婦人曰：「公自不知死罪，翻以我為死罪。」國忠怒，命左右斬之。婦人忽不見。國忠驚未已，又復立於前。國忠乃問曰：「是何妖耶？」婦人曰：「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，被一匹夫傾覆。公不解為宰相，雖處佐輔之位，而無佐輔之功。公一死小事耳，可痛者，國朝自此弱。幾不保其宗廟，胡怒之耶？我來白於公，胡多事也？今我卻退，胡有功也？公胡死耶？民胡哭也？」言訖，笑而出，令人逐之，不見。後至祿山起兵，方悟「胡」字。

李叔霽

唐天寶末，祿山作亂。趙郡李叔霽，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，妻與二子死於路，叔霽游荆楚。久之，祿山既據東京。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，尚住城中，辛苦甚至。役使婢洛女出城採樵，遙見犢走甚急，有紫衣人騎馬在後。車中婦人頻呼洛女既近，問：「識我否？」婢驚喜曰：「李郎何往？娘子乃爾獨行。」妻乃悲泣云：「行至襄陽，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。我緣饑餒，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。」遂與洛女見姑。哭畢，問：「姊姊何在？」姑言近在外。」曰：「此行急速，不可復待。」留停半日許，時民饑，姑乃設食，粗糲無味。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，呼其夫與姑餐。餐畢便發。臨別之際，謂曰：「此間辛苦，亦合少物相留，為囊實已前行。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，且留充衣服。深以少為恨也。」乾元中，肅宗克復二京，其姑與子同下揚州。月餘，叔霽亦至，相見悲泣，再歎其妻於客中因產歿故，兼小兒女相次夭逝。言訖又悲泣。姑初慚作，為其姪女為賊所掠。及見叔霽情至，因說其事。雲所著裙，即此留絹也。叔霽咨嗟而已。吳郡朱敖，嘗於陳留賦中識一軍將，自言索得李霽婦云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新繁縣令

新繁縣令妻亡，命女工作凶服。中有婦人，婉麗殊絕，縣令悅而留之，甚見寵愛。後數月，一日陰晦，言辭頓咽。令怪而問之，曰：「本夫將至，身方遠適，所以悲耳。」令曰：「我在此誰如我何？第自飲食，無苦也。」後數日未去，令乃命其妻之。其妻曰：「本夫將至，身方遠適，所以悲耳。」令曰：「我在此誰如我何？第自飲食，無苦也。」後數日未去，令乃命其妻之。其妻曰：「本夫將至，身方遠適，所以悲耳。」令曰：「我在此誰如我何？第自飲食，無苦也。」後數日未去，令乃命其妻之。

為別。謂令曰：「幸甚相思，以此為念。」命贈羅十疋。去後恒思之，持銀杯不捨手，每至公衙，即放案上。縣尉已罷職還鄉里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，故遠來移轉。投刺謁命，令待甚厚。尉見銀杯，數竊視之。令問其故，對云：「此是亡妻棺中物，不知何得至此？」令歎良久，因具言始末，兼論婦人形狀音旨，及留杯贈羅之事。尉憤怒終日，後方開棺，見婦人抱羅而臥，尉怒甚，積薪焚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姚尚品

姚尚品者，杭州錢塘人。其家會客，因在酒座死，經食頃乃活。雲初見一人來喚，意是縣家所由。出門看之，便被捉出。至北郭門，有數吏在船中。捉者令品牽船，品云：「忝是緒餘，未嘗引挽。」遂被捶擊，辭不獲已。力為牽之，至驛亭橋，已八九里所，鬼不復防禦。因爾絕走得脫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梁守威

唐肅宗時，安史之黨方亂。邢州正在賊境，刺史頗有安時之志。長安梁守威者，以文武才辨自負，自長安潛行，因往邢州，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，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，呵問守威曰：「是何人？」守威曰：「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，命立功報君。」少年曰：「我亦遊說之士也。」守威喜而揖，共坐草中，論以世亂。少年曰：「君見邢牧，何辭以說？」守威曰：「方令天子承祧，上皇又存，佐國大臣，足得戮力同心，以盡滅丑類。故不假多辭，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，可謂乘勢因時也。」少年曰：「君如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今太子傳位，上皇猶在。君以為天下有主耶？有歸耶？然太子至靈武，六軍大臣推戴，欲以為天下主。其如自立不孝也，徒欲使天下怒，又焉得為天下主也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，而徵兵四海，力剪群盜，收復京城，唯撫而輯之，爵賞軍功，亦行後而聞之，則不期而大定也。今日之大事已失，卒不可平天下。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，而欲誅不忠之輩者也。欲安天下，寧群盜，必待仁主得位。君無說邢牧，我若可說，早已說之。」守威知少年有才略，因長歎曰：「我何之？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，我今遇天下亂而憂。」少年乃命行，詣一大林，乃達曙，至林下。見百餘人，皆擐甲執兵，乃少年之從者。少年索酒饌，同歡話而別。謂守威曰：「我授君之一言，君當聽之。但回長安，必可取爵祿也。太子新授位，自賤而貴者多矣。關內亂之極也，人皆思治願安，君但以治平之術教關內諸侯，因依而進。何慮不自立功耶？」守威拜謝而回，才行十步已來，顧之不見。乃卻詣林下訪之，惟見壞墓甚多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